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5.04.004

杨震、周云亨、朱漪 “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35-45页。

YANG Zhen, ZHOU Yunheng, ZHU Yi,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the Conflict of Sino-US Sea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acific Journal*, Vol. 23, No. 4, 2015, pp. 35-45.

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杨震¹ 周云亨² 朱漪³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2.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3; 3. 上海开放大学, 上海 200040)

摘要: 冷战结束后, 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由于安全、经济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 中国开始缓慢而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 并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作为中国周边四大海域中面积最为辽阔的南海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重点区域。区域外大国美国出于霸权护持、地缘战略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考虑, 在南海问题上加强了对中国发展海权的制约。鉴于南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 其资源、航运价值以及军事价值对中国的发展不可或缺, 中国必须对此进行反制。中美南海海权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霸权国进行控制与新兴大国进行反制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后冷战时代; 海权; 南海问题;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5)04-0035-11

冷战结束后, 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使中国的陆地安全环境大为改善, 来自北方的威胁基本消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全球资本扩张能力的日益增长,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以海为生的外向型民族国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加密不可分。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 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和能源依存度以及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

越来越高, 与国际市场产生了更加紧密的依存关系。海洋经济更成为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中国的国家身份正面临着重要的战略转型, 即由原来自力更生的内生性国家转变为相互依赖性日增的外向型国家,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将传统的重视陆地的单向度国家战略转化为陆海并重的复合型国家战略。因此, 现代海权是国家转型的必然选择。^①

然而, 中国走向海洋的道路并不平坦。在

收稿日期: 2014-09-01; 修订日期: 2015-0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 2011 年度重大项目“当代国际核政治和我国国家安全研究”(11&ZD181);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立项课题“主要大国介入南海争端的发展动向及对策研究”(GGLX2014060); 军队 2110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2BZZ004)。

作者简介: 杨震(1977—), 男, 江苏海安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际关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海权理论; 周云亨(1982—), 男, 浙江台州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国际政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能源安全; 朱漪(1961—), 男, 上海人, 上海开放大学静安分校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学理论。

① 李家成、李普前“马汉‘海权论’及其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启示”,《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0期,第91页。

制约中国海权发展的诸多要素中,中美海权矛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冷战结束后,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企图在海洋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以延阻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则加深了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的矛盾。^① 具体而言,在国家安全领域,美国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危及美国的安全,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海空抵近侦察与监控;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的目标是把中国的影响力限制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使其不向海上扩展,以避免打破美国在欧亚大陆维系的均势和在太平洋建立的海上非均势;在军事战略领域,美国海军的战略转型将兵锋直指中国的濒海地带,甚至是大陆纵深。而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标志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开始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将海洋作为地缘政治发展的重点方向,这不可避免地与美国产生了海权矛盾,美国因此加强了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制约。

南海位于中国东南方,是西北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面积约为350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212米,最大水深为5559米。^② 一旦中国控制了南海,其海洋实力将得到很大增长,从地缘上看,可东临太平洋,西瞰印度洋,在世界海权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南海问题因此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一、中美关系中的南海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经历了由不干预向干预再到积极介入的转变。1995年5月,克林顿政府发表“南沙群岛与南海政策声明”,首次确认了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及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政策。1997年9月,美日就《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协议,将南海地区纳入安保范围,第一次透露出美国为南海地区的利益可能做出的战略反应。21世纪初,布什政府基于反恐和中东政策的考虑,适度降低了亚太战略的强度。然而这一期间,美国却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一系列军事和准军事演习、全球军力

的重新部署,以及改善与印度的关系等一系列行动完成了亚太战略的结构性调整,保持了影响南海地区形势的战略基础。在2009年6月举行的第16届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代表奥巴马政府签订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宣布美国“重返”东南亚。此后,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亚太战略的措施,其亚太战略的结构性调整推动了南海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使南海地区的局势开始变得更加复杂。

希拉里关于美国南海政策的声明,表达了美国将南海相关权益扩大到包括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在内的政策导向,以及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政策努力。美国提出,南海地区若出现形势紧张或不稳定,将危及南海地区国际航行自由和安全,这一观点成为其介入南海问题的客观理由。美国因此提出,南海问题的处理不能局限于中国与几个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协商,而必须依赖于适用所有声索方的多边解决机制。这一主张实际上明确反对中国长期坚持的南海问题是双边问题,不是多边问题的立场。^③ 与历届美国政府不同,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在地缘政治上针对中国的同时,还明确反对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2009年5月,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附有“南海九条断续线”地图的外交照会。美国学界和政界对此的解读是,这直接威胁到了历代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南海地区航行自由与国际航道安全议题。考虑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与2009年“无暇号事件”都与美国所谓航行自由有关,美国的南海政策与中国南海权益主张之间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④ 此外,美国将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作为其亚太驻军的一部分,除与新加坡、印尼

^① 杨震、周云亨“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第6页。

^② 国家海洋局编《海洋统计年鉴》,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③ 鞠海龙“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98-100页。

^④ 同^③,第107页。

和马来西亚签订军事协议外,还保持与菲、泰的军事同盟关系;同时发展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实行南北“双锚”战略。南海问题已成为美国防范、制约中国崛起的整体战略中的重要部分。^①且由于中日经济地位的涨落,两国的争端愈演愈烈,^②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也在发展。美国充分利用这一点强化美日同盟。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争端,既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极大威胁,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及周边地区的地缘安全结构,增加了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③

此外,美国近年来开始有直接出面在南海遏制中国海权发展的趋势。美国认为,海上力量在海面、海洋上空和水下的机动能力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石。^④海洋自由是和保持世界经济与美国的安全连为一体的。^⑤但是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因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崛起而处于险境,它因此关注中国支持现有法律规则的意愿。美国与该地区的国家在海上交通线向所有国家开放方面有着深厚及共同的利益,不管是为商业用途还是和平目的的军事用途,比如人道主义干预和海岸防御。但中国通过质疑有史以来的海上规则和发展军事能力不断挑战这种开放。

南海的地缘战略意义极其重要。南海好比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在这里各种商业进行交汇,美国贸易每年有1.2万亿美元通过这里进行。^⑥在“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之下,南海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为了策应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军方已开始加快全球军事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在与东南亚多国双边军事关系加强的基础上,派驻舰艇便成为美军当下的重点。美国海军认为,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海上实力最强的国家,拥有名副其实的制海权,但未来大规模的海上作战越来越少,远洋作战不再是美国海军的重点,濒海地区的作战行动则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亟需能够在浅海地区进行作战的战舰,濒海战斗舰正是实现上述构想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所在。^⑦2011年8月,美国宣称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航道部署“独立”

号濒海战斗舰(LCS-2),该舰是专门针对近岸200海里的濒海水域行动的特殊战舰。^⑧2013年12月5日,中国航母“辽宁”号编队从青岛南下进行正常的训练,在南海海域遭到美海军巡洋舰“考彭斯”号的干扰,美舰竟然试图强闯进中国航母编队,后遭中国海军的船坞登陆舰逼停。中美两国海军已经在南海进行了面对面的对峙。与此同时,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在南海兴建军事基地,^⑨认为解放军已经完成海南岛榆林主要海军基地的建设。该基地面积庞大,足以容纳由攻击型和弹道导弹潜艇以及水面舰艇(包括航母)组成的混合编队。^⑩美国还认为中国海军已经在海南岛完成了亚龙海军基地的建设,该基地的潜艇隧道能够在不被探测到的情况下部署潜艇。^⑪美国甚至认为,当前中国武

① 宋海洋“南海问题与中国海权”,《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68页。

② 张可云“国际经济地位变化与中日关系前景”,《湖湘论坛》2014年第1期,第30页。

③ 方晓志“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地缘安全分析”,《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8期,第49页。

④ Barry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 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 Summer 2003, p. 5.

⑤ U. 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2002, p. 1, <http://www.jhuapl.edu/Maritime-Registry/Documents/NOCJO.pdf>.

⑥ Patrick M. Cronin, ed., Contributors: Patrick M. Cronin, Peter A. Dutton, M. Taylor Fravel, James R. Holmes, Robert D. Kaplan, Will Rogers and Ian Storey,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re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 5,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CooperationFromStrength_Cronin_1.pdf.

⑦ 杜朝平“推波助澜——美军拟在南海部署濒海战斗舰”,《舰载武器》2011年第11期,第15-16页。

⑧ 罗山爱“美隐身战舰欲部署南海航道”,《环球时报》,2011年8月23日,第8版。

⑨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f the USA,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9”, March 2009, p. 48,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_2009.pdf.

⑩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f the USA,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August 2011, p. 18,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⑪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f the USA,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May 2012, p. 24,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2_CMPR_Final.pdf.

器生产的趋势将使解放军具备在比台湾更远的亚洲地区、南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区实施广泛军事行动的能力。^① 中国正不断壮大在东亚海域的海上力量,部署先进的反舰导弹、潜艇等打击力量,对美国舰队构成威胁。^② 中美之间在南海的矛盾逐步公开化。

美国的上述举措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巨大和多方面的:一是会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化和国际化,使我国所坚持的与争端方直接谈判的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二是会增加越、菲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向我发难、与我对抗的底气和筹码,进而助长争端的恶性循环,给我国旨在稳定南海的政策造成冲击;三是会使美国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力量优势和战略主导能力,徒增我国在东南亚方向的战略压力,尤其是会削弱我国对马六甲—南海这条至关重要的海上航线的安全保障能力;四是不利于我国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甚至会使我国在地区安全领域变得被动和孤立。总之,南海问题已成为中美之间日益显现的地缘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也因此成为我国在东南亚方向战略安全利益的最大牵引点。^③

笔者认为,展望未来,美国针对南海问题的战略举措将呈现出几个趋势:第一,加强对菲律宾和越南的援助。现今的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时期,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与中国在南海展开全面对抗,近年来出现更多的是战术而非战略层次的对抗,利用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抗既可以节约霸权成本,也可以为今后中美的南海问题谈判留下回旋余地。第二,利用国际法对中国维护合理的海洋权益进行制约。如前文所述,美国不愿为南海问题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利用菲律宾和越南对抗中国的胜算不大,在排除了美军全面介入南海问题的可能性之后,国际法成为美国制约中国南海海权为数不多的战略选择之一,既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又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可谓一箭双雕。第三,加大引入区域外大国干涉南海问题的力度。近年来,印度海军开始实施“东进战略”,目标就是南海,日本海上自卫队也

开始大力扩军,二者都有染指南海问题的意图与实力。美国通过向印度出售军火以及强化美日同盟等手段,增强了这些中国海军潜在对手的实力,通过间接手段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对手,从而使之陷于战略孤立之中。

综上所述,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将日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其存在是长期性的,但不会逾越全面对抗这个底线。这是由美国的战略目标决定的,也是由当前的国际战略格局决定的。

二、中美间南海问题凸显探因

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为何会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这与中美海权关系的性质密切相关。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在本质上是中国的海洋主权追求与美国海洋霸权诉求的矛盾。^④ 海权大国(现在主要指美国)强调航海自由原则应最大限度地应用于全球海洋,反对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峡、群岛航线等领域对外国军事行动施加的限制,无论是以主权管辖还是司法权管辖的名义。^⑤ 就其本质而言,南海问题也是如此。由于南海在全球与亚太地区战略、军事、经济、交通、资源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美国选择在南海地区与中国进行战略较量,并认为其结果对全局竞争至关重要。^⑥ 在现阶段,南海是中国发展远洋海军、走向大洋不可或缺的战略平台。

①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f the USA,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May 2013, p. 29,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

② RAND Corporation,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2013, p. 1,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briefs/RB9700/RB9709/RAND_RB9709.pdf.

③ 杨光海“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国家利益”,《新东方》,2012年第6期,第15页。

④ 刘中民“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概述”,《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9期,第69页。

⑤ 师小芹著《论海权与中美关系》,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⑥ 贾浩“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评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第22页。

中国“由陆向海”建设海洋强国,美国“由海向陆”围堵牵制中国崛起。南海地处两洋三洲的要冲,位于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交锋的结合部,扼守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海上战略通道。无论是中国的反干涉与反介入的作战方针和建设远洋海军的战略举措,还是美国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及从海上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南海恰恰都是双方战略对冲的焦点。为构筑对己有利的局面,双方的战略似乎都越来越大胆且针锋相对。更复杂的是,由于南海争端的存在,第三方因素更激化了中美间业已存在的战略矛盾。^①

具体而言,南海问题之所以在中美海权矛盾中地位上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地缘政治因素。南海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其在中美关系中地位上升的首要因素。南海不仅是中国周边海域面积最大的一个,同时也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对于中国而言,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意味着中国可以很大程度上摆脱半封闭的海洋地缘战略地位的不利困境,并能在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中打开一个南向的缺口,可以南下太平洋或者西进印度洋。所以有人曾经打过比喻,说中国的地图如果没有南海,就是一只雄鸡;如果加上南海,中国的地图就呈火炬形状,大陆是火焰,南海就是火炬基座,承担着中国发展海权的希望。

美国是当今世界海洋霸权国家,控制海洋是其建立和维护霸权的基础,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载体,维系对海洋的绝对控制是美国地缘大战略的核心。^②冷战及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从来都是防止出现主导欧亚大陆进而向美国挑战的大国,防止欧亚主要国家间形成排斥美国的联盟,并维持美国的仲裁者地位。^③如前文所述,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开始缓慢而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已经日益成长为一个海洋大国。这无疑对美国上述目标的实施构成了威胁。美国如要继续“领导”世界,首先要能“领导”亚太;要“领导”亚太,就不能不先“搞定”中国;要“搞定”中国,就不能不优先选择“离岸平衡”战略。正是南海问题为美国搞“离岸平衡”、牵制中国,进而实现其亚太战略提供了绝妙的舞台和机

会。^④介入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支点。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对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及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宣布“重返亚太”,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美国把南海问题视为“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着力点,通过更加积极地介入南海问题来推进“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不断强化与亚太地区盟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和政治经济联系,意图借助南海问题来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⑤南海地区素来是大国力量、意志与利益交汇的集中区域,对美国来说,如果能在其确立霸权地位,向东北可穿越台湾海峡,进入日本海,直接影响亚太防线的稳固;向南可覆盖南太平洋地区,强化美澳、美新南太平洋同盟体系;向西可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关系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向北更是可以直接遏制中国的向南拓展,呼应台湾海峡与日本海防线,更加有效地围堵中国。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切入点选择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原则,重点攻击中国的九段线与核心利益说,试图给中国设定“行为规范”。美国在国际上不断强调,全球及美国经济依赖海上自由航行,全球贸易中每年有高达5.3万亿美元的份额要通过南海。因此,美国有强大的利益来阻止任何力量单方面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况且,美国联盟体系的诚信及美国作为安全伙伴的可靠度都依赖于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原则。换言之,美国会竭尽全力阻止南海成为中国的“内湖”而妨碍其航母、潜艇的自由游弋,保护南海作为国际重要商道的安全,也保护美国盟友的安全,以维护

① 胡波“如何应对中美南海战略对抗”,《凤凰周刊》2014年第2期,第17页。

② Lisle A. Rose, *Power at Sea: The Violent Peac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7, p. 231.

③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ategic Imperatives*, Basic Books 1997, p. 6.

④ 林利民“南海争端背后的美国亚太战略”,《环球军事》,2011年第7期,第8页。

⑤ 张学昆“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地缘政治分析”,《国际论坛》2013年第6期,第23-24页。

美国的海外利益和亚太霸权。^① 美国提出,必须从充斥冲突的中东地区撤出转而重新平衡世界经济的中心——亚太地区。而南海的海上航线是全球化 and 地缘政治的轴心。^② 美国清楚,南海不仅是东南亚地区的中心,也是连接亚洲、太平洋、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海、空军基地的枢纽。一旦南海被中国控制,将不利于美国掌握战略通道的主动权,其整体战略实施会受到重大影响。^③ 有鉴于此,南海问题在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地位急剧上升。

第二 地缘经济因素。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进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④ 对海洋的控制不仅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健康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将赋予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对其他大国)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事实上,当今世界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并不是全球化而恰是美国优势海权的产物,即正是美国的优势海权保证了海上通道对世界各国的开放,这也使美国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能对其他国家施加某种重大影响,而这点很大程度上正是当今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最好象征。^⑤ 美国公开宣称要控制的全球 16 个战略水道中,就有 3 个位于南海地区,它们分别是望加海峡、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⑥

南海是中国走向“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枢纽部,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绝大多数也需经南海航道转运,特别是南沙群岛附近的航道是美国西海岸与波斯湾之间的主要航道之一。因此,美国认为南海航线如因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引发冲突而中断的话,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包括美国)将遭到灾难性的打击,故美国必然要极力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⑦ 如果马六甲海峡长期被关闭,或者保险费提高到无使用价值时,日本的油轮就将被迫使用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而这些新航线将使到日本的航程增加 1 000 海里(在科威特和横滨之间的距离因使用不同海峡有很大差别:通过马六甲海峡是 6 755 海里,通过巽他海峡是 7 275 海里,通过龙目海峡是 7 635 海里,绕过澳大利亚是 11 800 海里),这就意味着油费也要相应地提高。^⑧ 20 世

纪 90 年代末,美国军方与国会已避免采用激进的南沙政策,海军分析中心拥护美国政府准许把东南亚战略航道向商业航运开放。根据美国研究中心的分析,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以及南沙群岛周围的航道,即使不被军事力量封锁,也可能被其他因素隔离。例如,如果南沙群岛海域被声明为战争区,那么货物的保险费就可能上涨,即使经济费用不上涨,航道也会失去使用价值。故只有排除使用武力,才能保证南海航道的畅通。^⑨

对中国而言,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空间表现为:背靠中国华南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地区的纵深地带,东、西、南三面均为该地区的陆地和岛屿所包围,通过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可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是沟通两洋的重要通道。因而,尽管这一海域与北部海域一样具有明显的半封闭特征,但与北部海域不同的是,这一海域的特殊位置使其对中国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战略进取方面——它是中国对外商贸、物流交往的一个重要通道。同时,随着近年来各国经济增长对重要战略资源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与日俱增,南海战略通道所具有的“生命线”意义更凸显无疑。近期的一项研究

① 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第 68 页。

② Patrick M. Cronin, ed., Contributors: Patrick M. Cronin, Peter A. Dutton, M. Taylor Fravel, James R. Holmes, Robert D. Kaplan, Will Rogers and Ian Storey,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re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 11,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CooperationFromStrength_Cronin_1.pdf.

③ 曲恩道“南海地缘政治形势发展的动因——以 2011—2012 年为研究时段”,《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④ Robert J. Hanks, *American Sea Power and Global Strategy*,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c., 1987, p. 1.

⑤ 吴征宇“地理政治变迁与 21 世纪前期的美国大战略”,《教学与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64 页。

⑥ 张学昆“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地缘政治分析”,《国际论坛》2013 年第 6 期,第 24—25 页。

⑦ 史春林“美国对中国太平洋航线安全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中国海事》2011 年第 2 期,第 37 页。

⑧ Barrett Bingley,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Influencing States: The Complexity of Malacca Straits”,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 32, No. 4, 2004, p. 376.

⑨ Liselotte Odgaard, *Maritime Security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 133.

表明:各国经南海转运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比经苏伊士运河转运的多3倍,比经巴拿马运河转运的多15倍。再加上南海地区本身又被探明是一个富含油气田的海域,因此,完全可以将南海比喻为中国战略资源输入的一条“大动脉”。^①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很大程度上依赖南海:社会的稳定依赖于资源和商品超出中国并穿越南海的不停流动。中国的稳定依赖于繁荣的、与其他国家进行商贸的经济。^②

出于对中国发展海权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敌意,美国认为中国海上力量发展之后会妨碍南海的航行自由,因此不惜工本在南海对中国进行制约。美国认为在南海掌握了主导权,就可以在对华关系上掌握主动权。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国自然不能坐视美国染指南海。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因此深化了。

第三,军事方面的因素。南海具有非同寻常的军事价值。首先,南海是未来中国发展航天力量的关键区域。由于地球自转的原因,航天器的发射场应尽可能设在较低的纬度。南海的海南岛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就是中国纬度最低的发射场。此外,发展航天事业,大推力火箭是必不可少的。火箭推力越大,重量和直径就越大。然而,陆地的运输工具和道路,特别是铁道的桥洞所承受的重量和尺寸有限。与此相比,海上运输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点在日本火箭H-2B(直径为5米)相对于中国长征系列火箭(直径为3.35米)的运载量优势上就可以看出。^③因此,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将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其次,南海是中国海基核力量进行驻屯、集结、隐蔽、训练和作战的重要场所。海基核力量主要用于打击陆地目标,由于其隐蔽性、机动性和较高的战场生存能力,已经成为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体系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④南海浪高水深,气候复杂,便于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隐蔽与机动,且处于第一岛链的下端,从这里既可以向东经过巴士海峡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狭长地带进入南太平洋,向美国南部方向发动攻击,从而绕过重点防御北冰洋和北太平洋的导弹防御系统;也可以

向西经过马六甲等地进入印度洋,在战略上对印度构成威慑;甚至还可以潜航更远,从而将火力延伸到欧洲或完全没有导弹防御的美国南大西洋方向。^⑤最后,南海是中国航空母舰编队进行训练与作战的关键区域。2012年,中国海军开始进入航母时代。航空母舰能够提供无与伦比的机动性,保持军事存在。^⑥航母作为吨位最大的水面战斗舰艇,需要辽阔的海域进行训练与演习。按照美军的标准,一个典型的航母打击群拥有属舰10艘左右,整个编队展开后长达上百海里。如此庞大的海上编队在黄海、东海等海域常年巡弋,难免会在政治层面引起日韩等周边国家的反感,并且对军事上的保密也有不利之处。而南海的海域辽阔,且周边国家军力较为弱小,美国在此地的势力不及上述海域,是中国航母编队未来进行训练与演习的理想场所。对中国而言,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海打击力量,最好的部署位置便是南海。而在那里,它最大的价值绝非仅仅是威慑一下周边小国从而维护南海主权,而是要作为一根“撬棍”,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布局“撬松”,并且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使霸权主义不再插手中国周边事务。这一步看似很有难度,但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这一步终归是

① 吴垠、唐剑“论中国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1期,第2页。

② Patrick M. Cronin, ed., Contributors: Patrick M. Cronin, Peter A. Dutton, M. Taylor Fravel, James R. Holmes, Robert D. Kaplan, Will Rogers and Ian Storey,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re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 15,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CooperationFromStrength_Cronin_1.pdf.

③ 杨震、周云亨“关于中国海权的几点思考”,《世界地理研究》2013年第3期,第25页。

④ 杨震、周云亨“论军事技术对海权论发展的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1页。

⑤ 成敏“战略潜艇·南海·‘越区’部署”,《兵器知识》,2011年第9A期,第31-32页。

⑥ John Gordon IV, Peter A. Wilson, John Birkler, Steven Boraz, Gordon T. Lee, “Levering America’s Aircraft Carrier Capabilities, Exploring New Combat and Noncombat Roles and Missions for the U. S. Carrier Fleet” 2006, p. iii,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s/2006/RAND_MG448.pdf.

无法回避的。^①

由此可见,南海为中国弥补军事体系的短板,几乎提供了一切地理便利条件。今天的战争或战略对抗已完全不同于长城内外的步战和骑兵战,而是一个集成成百上千系统而成的体系对抗,中美各自的实际作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力量的一体化整合程度和联合行动效率。^②美国阻止中国维护南海的主权和合法权益,就意味着在军事领域剥夺了中国发展以重型运载火箭为基础的航天力量、有效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和以航空母舰编队为核心的远洋海军的潜力,中国的军事体系将会因此出现诸如太空战能力薄弱、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低下、缺乏有效的海基核威慑力量,以及远洋作战能力不足等诸多短板,从而确保美军在该地区的优势。

出于上述原因,南海问题在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趋势还将继续。这不仅仅是由中美海权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引起的,更是由大战略层次的中美关系性质所决定的。从长远来看,南海问题未来将会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

三、关于中国南海政策的建议

由此可见,南海的地缘政治将决定中国未来的生死存亡,而不仅仅是海洋资源的问题。如果中国丧失了南海,经济上将损失巨大的海底石油、天然气和海洋渔业等资源;在交通方面,南海作为中国“海上生命线”自己可控部分亦将失去;在军事方面,中国将失去广阔的国防战略纵深,国防线将被压缩至海南岛一线。从亚太海域战略形势而论,一旦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联手,中国的海上南大门将被关闭,未来的形势不容乐观。^③因此,有必要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措施与手段对美国进行反制,以确保中国的“希望之海”南海不被敌对势力所掌握。笔者认为,主要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加强对南海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海洋科技集中着人类的智慧和高科技的精髓,世界各国都把海洋开发列为当代科技的高新领

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海洋科学研究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不仅把“海洋科学研究”单列一个部分,而且在320个条款中有100多条涉及海洋科学,是当前科技含量最高的国际海洋法规。只有海洋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才能开拓海洋开发的新局面。现今,85%~90%的经济增长依赖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技术革新,科学信息对制定规划和经济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海洋科学超越了单纯的科技层面,已经成为世界和国家海洋决策的基础。所以,海洋科技决定着国家海洋事业的地位与进步。^④南海拥有丰富的矿产、油气、生物和空间资源潜力,对其形成过程、分布状况和今后演化趋势的了解是中国海洋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使我国能够实际掌握这些资源的先决条件。当今世界虽已离开强权政治的时代,但在一些世界事务上,对海洋有深入了解的国家必然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如果对海洋了解甚少,则在应对海洋事务上将很难有所作为。加强南海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可以使我们在维护该地区海洋权益的时候掌握主动权。

(2) 强化南海的海洋经济功能。海洋经济是人类以海洋资源为对象而展开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⑤南海是一个资源丰富且拥有多条海上航线的海域,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一切便利条件。对于中国而言,海洋经济活动是维护、拓展海洋权益的基础,也是发展海权的目的;同时,与外交的主权宣示相比,经济活动或者经济存在是维护主权更有效的手段。在使用军事手段受限制之时,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手段就成了实际管理和控制的主要方

① 王伟“地缘战略与中国航母”,《舰载武器》2011年第9期,第10页。

② 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84页。

③ 倪乐雄“中国海权战略的当代转型与威慑作用”,《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28页。

④ 陆儒德“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若干问题”,《海洋开发与管理》2002年第1期,第64页。

⑤ 管华诗著《海洋知识经济》,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式。时代条件、科技水平的变迁,中国自身地缘特点等因素决定了海洋经济在中国海权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强大的海洋经济是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它也是军事、外交手段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托,是建设中国强大海权的重要手段。因此,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维护主权、巩固海洋权益的现实需要。^① 有鉴于此,中国非常有必要强化南海的海洋经济功能,以更好地维护主权。

(3) 继续加强对国际海洋法体系的研究与建设。由于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公约实际上是各种力量长期较量、妥协、协商、调和、折中的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不完善、不全面之处。有的规定可以为利益不同的对立方所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海上矛盾和冲突提供诱因。^② 由于众多的主客观原因,包括长期以来我国海洋意识淡薄、海洋技术和海洋装备落后、海洋地理环境相对不利等原因,我国积累了较多的海洋问题。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开发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力度加大,我国面临的海洋争议日益突出并趋于严峻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基本具备经略海洋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条件,开发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力度和频度也进一步提升,需要保护的海洋利益增多,海洋问题冲突或纠纷也相应地在增加。此外,国际社会对我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布局存在一些误解和误判,也导致解决海洋问题的难度增加。目前,为维护并确保我国海洋权益,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特别紧要。对这些突出的海洋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与完善海洋法制特别是海洋体制机制密切相关,同时也事关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③ 因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首的海洋法的研究,学会利用规则,建立规则,趋利避害,使用法律的手段有效维护海洋权益,特别是南海的海洋权益。

(4) 加强海军战略转型。中国南海海洋权益遭到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现有的海军

力量不足以保卫本国的海洋权益。海军要提高战斗力,进行战略转型势在必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2011年12月6日在京分别会见了海军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代表,并提出“加快海军转型建设,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中国海军转型成败将是决定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中国海军转型应包括建设思想、作战环境、军种战略、兵力结构、编制体制的转变。^④ 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是中国保卫南海海洋权益的坚强后盾。总的来看,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应对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美国“巧实力外交”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美国并不想同中国在南海直接对抗,更不愿成为南海争端国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因此,中美之间存在着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的空间。^⑤ 但是,这样的合作是要以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信用担保的。因此,加强海军实力也是中美合作的需要。

(5) 增强海上危机管控能力。随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日益进逼,中美两国,确切地说是两国海军在南海进行对峙的危机可能成为中美未来南海争端的主要形式之一。2013年12月,美海军巡洋舰“考彭斯”号强闯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被中国海军两栖船坞登陆舰逼停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在此次事件中,中方的处理方式有理有利有节,显示出高超的危机管控能力。“考彭斯”号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干扰中国航母编队航行,既违反“无害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又危及中国军舰的航行安全,对其进行拦截,可谓有理;用坚固、相对廉价且不易沉没的登陆舰近距离逼停仅有薄装甲且昂贵的导

① 胡波著《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和海上力量》,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② 李杰“海洋法知识漫谈之一 正确运用海洋法 迎接海洋世纪的挑战”,《现代军事》,1992年第12期,第52页。

③ 金永明“中国应对突出海洋问题的国际法论析”,《国际展望》2013年第4期,第58页。

④ 杨震《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15页。

⑤ 刘建飞“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98页。

弹巡洋舰,达到目的,可谓有利;事件发生后,中方并未向外界宣布此事,而是保持低调,引而不发,可谓有节。中国日后可以以此次事件为典范,制定海上危机管理政策。该政策将涉及危机的评价、危机的预防、危机的准备、危机的回应、危机后的恢复和重建等各个方面,并以此加强对南海的控制。^①就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而言,中国有必要针对美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准备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的多种预案,并争取尽可能控制事态,掌握主动权,将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这对中国海军和国家海洋局在组织、协调、通信以及人员素质和装备性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增加对南海公共安全物品的供应。美国是当今海上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当今海洋安全威胁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美国越来越难以承受领导世界的代价。海上航行自由、海上安全等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成问题,迫切需要其他海洋强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中国有可能在广袤的海洋成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②在中美海权博弈中,如何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赢”模式来打消美国对传统安全领域的“零和游戏”模式的疑虑,即以中美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利益来抵消利益分歧,具体说就是如何用提供海上公共物品分担美国海上霸权成本的方式换取美国承认、至少不反对中国发展海上力量,也是考验中国政治智慧的重大问题。^③事实上,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欢迎中国通过提供国际海上公共物品的方式来分担自身的海洋霸权成本。^④南海面积辽阔,地理位置险要,内含多条海上战略通道,对海上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巨大的。中国可以此为契机提供海上公共物品,一方面化解美国对中国发展海权的敌意与疑虑,另一方面也能缓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进而建立地区海上安全机制,构建对我国有利的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设一个相对有利的地区海洋安全环境。

四、结 语

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根源在于美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霸权的更替与海上力量的兴衰密不可分。^⑤美国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将会削弱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⑥美国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石是其地缘战略,核心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和海上非均势。^⑦中国海权的发展以及在南海的战略举措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并引发其冷战思维,进而在南海采取了一系列制约中国的举动,比如鼓动与中国有海洋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采取强硬行动,并向越南出售军火,强化与菲律宾的军事同盟关系,向南海地区派驻濒海战斗舰,同时声称中国妨碍了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从而为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设置种种障碍。鉴于南海对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中国必须采取积极举措来防止美国在南海对中国形成有效遏制。这些举措包括继续加强对国际法体系的研究、加速海军转型、增加对南海海上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以及提高海上危机管控能力。

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由大西洋两岸开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这种权势转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海权棋局上主角的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中美之间在海权领域的关系已经

① 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4期,第7页。

② 胡波“中美东亚海上权力和平转移:风险、机会与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39页。

③ 杨震、周云亨“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第11页。

④ Michael J. Green and Daniel Twining, “Power and Norms in U. S. Asia Strategy: Constructing an Ideational Architecture to Encourage China’s Peaceful Rise”, 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 eds.,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09, pp. 126–127.

⑤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Macmillan, 1988, p. 17.

⑥ 同③,第7页。

⑦ 陈舟著《面向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日益占据主要地位,取代了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海权领域的主导地位。^①中美在太平洋上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深厚的历史前提。中国和美国一样,均是拥有广大版图的世界性大国,双方之间横隔太平洋广阔的海面决定了依中美各自的国力及由此决定的扩张能力不足以撼动任何一方的国力基础,斗则俱损,和则俱荣。因此,和平对这两个大国的未来具有长远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不可估量

的价值。^②有限的合作与纷争构成了中美海权博弈的主旋律。南海是太平洋的边缘海,双方在该海域有合作的空间与前景,这对缓和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大有裨益。展望未来,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美国对此问题的正确认知,也取决于中国经略南海的政治智慧。

编辑 肖琳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the Conflict of Sino-US Sea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YANG Zhen¹ ZHOU Yunheng² ZHU Yi³

(1.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2.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3, China*; 3.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China's geopolitical situation experiences enormous and far-reaching changes. Due to the changes of security, economic and other factors, China pursues the status of sea power and gradually but firmly began to show its sea power potential. The South China Sea, as the largest sea surrounding China, is the key area to China's development of sea power.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hegemonic, geo-strategic, and military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its constra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a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should adopt countermeasures to stop American containment as the reg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oth strategically and economically. Ultimately,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US sea pow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etween the hegemon's control and emerging powers carrying out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post-Cold War era; sea-pow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he Sino-US relations

① 杨震《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9页。

② 张文木著《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09页。